



8
10

责任编辑 纪光碧
封面设计 张 雪

世界儿童 第十辑 1984年6月25日出版

本刊顾问 (按姓氏笔划为序) 吴宝权 方 敬 叶君健 石川一成
刘后一 任溶溶 何公超 吴朗西 陈冰夷
陈孟汀 谢文柄 群 耘

编辑 四川外语学院《世界儿童》编辑部 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印刷 重庆新华印刷厂
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96号

书号: R10247·233

定价: 0.36元

1-26/12

218
22
210

世界儿童

文艺丛刊

第十辑

短篇 小说	一张照片	〔苏〕 阿·班台莱耶夫	1
		冯 玉 律 译	
	里科的小提琴	〔瑞士〕 约翰娜·斯比丽	34
		宁 心 田 译	
	一封没有发出的信	〔苏〕 B·奥西波夫	45
		黄 忠 福 译	
	烟斗	〔美〕 凯·韦瑟斯比	60
		张 云 皋 译	
	少先队员斯维特兰娜	〔苏〕 C·巴鲁兹金	67
		林 宁 修 译	
科幻 小说	灰驴与白马	〔法〕 马赛勒·埃梅	83
		刘 红 雨 译	
科幻 小说	再见了，大个子	〔日〕 中 尾 明	125
		盛 树 立 译	
散 文	啼兔	〔苏〕 3·皮罗戈娃	102
		周 德 至 译	



B153992

寓言	鹿和泉水	〔西〕 萨 马 涅 戈	58
		霜 榴 译	
寓言	孩子、刺猬和毒蛇	〔白俄〕 K·克拉毕瓦	123
		樵 夫 译	
故事	动物故事二则	陈 光 译	80
	小刺猬		
	两只山羊		
书札	致法国小朋友的信	〔法〕 尚塔尔·戈雅	65
		杨 亚 蓉 译	
民间传说	从仙乡返回的男孩	史 昆 译	107
名人轶事	谦逊的将军	霜 榴 译	32
	观众的眼力	张 丹 忱 译	33
世界趣闻	群象大闹旧金山	〔美〕 玛格利特·华·洪	99
		王 映 桥 译	
儿童环球旅行	海滨卫士	〔美〕 珍妮·菲利普斯	113
		迟 绍 渝 译	
幽默与笑话	冬冬笑话选	杨 钟 译	116
科学的奇迹	神奇的冰锯	华 伦 译	119
科学游戏	纹丝不动的硬币	赵 戈 非 译	120
动脑筋	迷宫探宝	郁 琳 编 译	121



一張照片

〔苏〕 阿·班台莱耶夫

冯玉律 译

柯斯佳两天没吃东西了，光是喝水。水——那是不要付钱的。任你从早喝到晚：每个街角都有供水站，——弯下腰，拧开龙头，就可以使劲喝，想喝多少都行。可糟糕的是，喝了水并不会真的管饱。不管怎么喝，肚子还是饿得发疼。

柯斯佳已经熬了两天，第三天可受不住了。整个早晨他都在小镇上逛，挨家挨户地敲着窗子，哀求说：

“大婶……行行好吧……给一块面包！”

但是，所有的窗户都砰的一声关上了，窗帘拉上了。人们回答柯斯佳：

“上帝保佑你，小伙子。上帝保佑你。”

到中午时分，柯斯佳的肚子疼得他简直想哭。甚至更糟糕的是，他简直想去投水自杀。

柯斯佳只好去找他熟悉的那些伙伴。他是认得一些人的——街头的一些小流氓。这些人是小偷，他们把柯斯佳给赶

走了，说：

“我们可不打发叫化子。你不肯跟我们去偷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那就滚到你的鬼奶奶那儿去吧。”

柯斯佳叹了口气，一声不吭，也不见怪，又走到供水站那边去喝水了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拾香烟头：要是抽口烟，肚子也就不会那么饿了。突然，他听到火车在呜呜叫，才想起他好久没上火车站去了。他怎么竟想不起这点来呢？要知道在车站上可以讨到几个戈比，还可以帮谁提提东西什么的。

他鼓起最后一点劲儿朝车站跑去。那儿刚好有人在候车。站长走出来，站在信号灯跟前，把一只腿往前一伸，故意显示一下他那洁白的裤子。旅客们在月台上溜达着，那些阿姨热得不住地挥着雪白的手绢。

柯斯佳赶快伸出手去，手板凹得象一条小船，然后往人群里一钻，苦苦哀求道：

“好心的公民……请赏给孤儿一点饭钱吧！……”

人们来来去去，打他身边走过，可对他连看也不看一眼。要是有人穿得干净一点，他抬眼把你一瞅，然后便皱起眉头绕道走过去。可别把他衣服给弄脏了。

这时候，柯斯佳的运气来了。他看到有个姑娘朝他走来。脸相挺和气，象是笑盈盈的，手里捧着一大束稠李花。

柯斯佳对她说：

“高贵的小姐，行行好吧。请赏给孤儿一点饭钱吧。”

她立即停下脚步，在手提包里翻寻起来。柯斯佳看到她掏出一枚十戈比的硬币。他伸出手去准备接，可是硬币丁零一声掉在月台上，然后跳了一两下，便滚到木铺板的缝里去了。

“好吧，自己去捡，”姑娘笑着说。“看你的运气罗。”

柯斯佳刚跳下月台，刚想朝月台的铺板下钻去，猛然听到一阵轰隆声和丁当声，汽笛呜呜直叫：火车开来了。不，得赶快往后退，——硬币是跑不掉的，可不能错过更要紧的事情。

他又跳上月台，可那里已是乱糟糟的。吵吵嚷嚷，丁零当郎，烟气腾腾。

柯斯佳赶快朝车厢奔去。眼下求人施舍不是时候了。在这样一片忙乱中，那怕是最善心的人，也不肯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钱包的。

柯斯佳只好寻求别的门路。别的事情他也会干的。他可以替别人拿东西——袋子啦，小箱子啦，篮子啦。

“叔叔，让我来拎吧。”

可是叔叔们却挥手回绝了，说：

“我们自己拿。你最好去找那些有钱人吧。”

而有钱人却只找戴号牌的苦工。再说，柯斯佳也拎不动他们有钱人的大箱子。

柯斯佳觉得受了委屈，心里挺沮丧。在这儿也一无所获。

“唉，”他想，“还是去找那枚十戈比硬币吧。”

他又朝月台的铺板下钻去。可是，怎么找得到这十戈比呢？连它掉在什么地方都记不清了。

柯斯佳在地上爬呀，爬呀，把两个膝盖都给磨破了。他只找到几个香烟头，和一只人家咬剩的苹果，剩的还不算太少。他把它吃了，然后把香烟头塞在耳朵后面，想爬出来。蓦地，他看到一根皮带。

一根窄小的、用鞣皮制的皮带在上面吊着，它晃了几



晃，然后从月台上低垂下来。上面的铁质扣环闪闪发亮。

柯斯佳连想都没想过这是什么皮带，它是从哪里来的。他一把抓住，使劲一拽，——一只柳条篮子霍地从月台上头落到他的脚下。

柯斯佳把身子缩成一团，吓得连口大气都不敢出。他想：篮子的主人眼看就要跳下月台，用扫帚把他柯斯佳狠狠地揍一

顿。但是，一分钟过去了，又一分钟过去了，谁也没来找篮子。柯斯佳的头顶上人来人往，吵吵嚷嚷，高谈阔论，而柯斯佳却象一只小老鼠似地躲着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最后，他鼓起勇气摸了摸篮子，掂了一掂：它还挺沉哩。篮子上捆着一根鞣皮制的皮带，好拎起来方便一点。扣环上还挂着一把小小的锁。连五岁小孩都能把它砸开。

柯斯佳将篮子捧在手里，闻了闻：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。他把手指头塞到篮盖下，触到一件软绵绵的东西，大概是件衬衫吧。

柯斯佳突然感到一阵头晕，恶心。肚子里咕噜噜地叫起

来。也许他吃的那只苹果已经不大新鲜了。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

锁咔嚓一响，皮带脱了下来，扣环掉在一边。

果然如此：放在上面的是件衬衫，白色带条纹的。衬衫下面是书。有十来本。书下面有一双穿过的黄皮鞋，还有装在小盒子里的剃须刀，以及一块包在纸里的肥皂头。篮子底下有一张画片。不，是一张相片。

柯斯佳也不去细看，只管把东西乱塞一通：衬衫塞在怀里，书和相片也往那儿塞；剃刀和肥皂装进口袋，皮鞋则套在脚上。那只篮子就留在老地方，他也不可惜——带着它会惹祸的。

虽说柯斯佳以前没有偷过东西，可他还是挺机灵：他没有从原地钻出来，而是一直爬到月台的尽头。到那边才探出身子，往四周张望了一下，随后跳起身来，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了。

走是在走，可是心头却象有条小鱼在蹦蹦跳。他又羞惭，又高兴。现在他总算可以吃饱肚子了。现在只要把偷来的东西脱手就行了。

可是一想到这些东西是偷来的，他的耳朵就发烧。

他想：“不，我可不是偷的。那篮子是自个儿掉下来的。我只不过是拽了一下皮带罢了。”

“那末，”他想，“我干吗又要逃走呢？假如不是偷的，那干吗要把篮子扔掉呢？”

他一边这样想，一边加快脚步。他知道现在该往哪里走——到街头去。那里住着一个叫雅希卡·凯恩的独眼人，专干买卖赃物的勾当。

凯恩喝得醉醺醺的，坐在菜园里，正在同小伙计们打牌。他以为柯斯佳又要来乞讨，便赶他走：

“去吧，”他说，“给我见鬼去！你们这些要饭的人把我烦死了……该去干活，别老是求人发善心。”

柯斯佳没有生气，也没有走。他站了一会儿，拾起一只脚，露出穿着的黄皮鞋，说：

“买吧——我要脱手。”

凯恩看了看，摸了摸。显然，他看中了。

“多少钱？”他边问，边分发油腻腻的纸牌。

“给十个卢布，一个戈比也不能少。”

凯恩笑了起来。

“哼，想得倒美！还想把次货充好货卖呢？赚个帐怎么样？”

凯恩说的是小偷的黑话。不过柯斯佳也懂，他自己也从伙计们那儿学会讲黑话了。柯斯佳不高兴起来：

“你说正经话。‘什么赚个帐’！这种鞋在市场上要卖二十个卢布哩。要给现钞，少一个戈比也不行。”

他们终于敲定了价钱：五个卢布。柯斯佳一下子富起来了，顿时神气起来了。他又取出衬衫、剃刀、肥皂、书籍、相片来。直到这会儿他才看清这张相片。相片上是个小姑娘的脸蛋。她跟柯斯佳同年龄，也许稍大一点。小姑娘的鼻子往上翘着，左眼睛眯了起来，大概在笑吧？脖子上围着条少先队的领巾，不过是黑颜色的。还有眼睛，嘴唇、头发，也都是黑颜色的。脸颊却是白白的，没有一点生气。

凯恩买下那件衬衫，付了三个卢布，剃刀付了五十个戈比。他还收下肥皂和皮带，添了十个戈比。至于书籍，他只

翻了一翻，没有要。

“我不感兴趣，”他说。“这尽是些政治书，我可只念大仲马的小说书。”

相片也没有要。

“我要它干什么，”他说，“别人的相片！”

“我可以卖便宜点，”柯斯佳说，“五个戈比就行了。”

“不要。一个戈比我也不要。你还是拿回家去搁在钢琴上吧。”

好吧，不要就不要。反正柯斯佳现在也不发愁。他径直朝市场上走去。

旧书摊的小贩开价两个卢布，买了他的书。柯斯佳没有讨价还价。即使一个卢布他也卖。相片却留着，本来要扔掉的，后来想想：还是藏起来，也许什么时候能用得着呢。他把相片塞在衬衣里面，贴着肚子，把钱数了一数，然后象个阔少爷似的逛起市场来。

他在市场上一直逛到傍晚。身边有钱真带劲。先喝了一大瓶热牛奶，吃了一个长圆形的白面包。然后，来了一磅醋栗，再后是干酪，黄油……他在白布帐篷里一杯又一杯地吃了整整一个卢布的冰激凌。还抽起“拉柯夫斯基”牌香烟来。他碰到了米季卡·叶日克，那人同他一样，也是个流浪儿。他忘了前不久同叶日克吵过架，叶日克还骂他是“长虱子的瘪三”那件事。没关系，柯斯佳原谅了米季卡，让他饱餐了一顿，还送了他五十戈比。既然自个儿有了钱，那又何必小器呢！

当柯斯佳回去过夜时，他随身还带了不少吃的东西。

他是在蒸汽磨坊旁边的空地上过夜的。那边用木板搭起

了一个小窝棚。这还是他同叶日克要好时搭的。他们一起睡在这里，直到吵架以后才散伙。

柯斯佳拖着脚步好不容易才走拢他的窝棚：他从来不曾吃得这样饱过，现在弄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。他在窝棚边坐下来，摸出一枝“拉柯夫斯基”香烟，边抽边歇息。背后的墙壁又平又高——那是磨坊。墙里面日日夜夜都有什么东西在喀嚓喀嚓地响，好象火车开过一样。大概是什么机器……而靠着墙壁，在柯斯佳的头顶上则悬挂着一盏电灯，通宵都在摇来晃去。

柯斯佳抽完烟，动手把东西放到窝棚里：一个精制面包，一圈香肠，糖果，波尔塔瓦产的马合烟草……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相片。他也想把它藏起来，后来转念一想：可以在没事干的时候瞧瞧。他趴在潮湿的草地上，把相片放在面前，端详起来。小姑娘依然象以前那样瞅着他。鼻子往上翘着，左眼睛笑咪咪的。

柯斯佳一边打量着小姑娘，一边暗自思量：

“要是她现在一动弹，准会张开嘴巴说：‘柯斯佳，你这个坏蛋。你这个没教养的蠢货。你有什么权利把我连同皮鞋和政治书一起偷来?!’”

不过，柯斯佳知道这是不可能的——小姑娘是不会变活的。他倒有点惋惜她不会说话，甚至不会对柯斯佳稍微眨眨那只俏皮的灰眼睛。

柯斯佳没有把相片藏起来，却把它挂在自己的窝棚里。没有钉子，他便找了块小木片，想方设法钉到墙角落里。

他的窝棚里似乎变得喜气洋洋了。

柯斯佳睡得很不好。老是醒来，胸中感到有点发闷——大

概是吃得太饱了。尽管这样，他一醒来还是忍不住一会儿咬一块面包，一会儿啃一节香肠，一会儿又吮起糖来。

将近早晨时他倒睡熟了，梦见他在乡下自己家里，他还小，妈妈和爸爸都还活着。柯斯佳坐在长凳上，正在用短麻纤维编一条鞭子，而他的姐姐萨沙——她也活着——正坐在旁边，用柔软的木梳替他梳头发……

柯斯佳早上醒来，看到头顶上那张相片，便明白他已爱上了它了：因为那个长着一双愉快的灰眼睛的小姑娘挺象他的姐姐萨沙。

坏日子到了。柯斯佳又倒了霉——肚子都饿瘪了。

秋天已来临，阴雨连绵。冰冷的地面变得光秃秃的，连根小草都没有。柯斯佳经常从早到晚都蹲在窝棚里。由于潮气他冷得发抖。

有一次，柯斯佳就这样躺在窝棚里面。他的肚肠都抽筋起来：从昨天早晨起他就没有闻过面包的味儿了。他从昨天起一直在盘算，要是能从哪儿哪怕弄到五个戈比来买点吃的也好。可是，一个人倒了霉，他还能从哪里搞到钱呢？柯斯佳真不走运——简直想不出比这更糟的处境了。大前天，他在车站上差点给火车压死，——他在火车开动时从车厢里往外跳。那时，他想从一个庄稼汉坐的长凳下把锯子给弄走，庄稼汉便来抓他，他在逃跑时纵身一跳——便老实不客气地跌在铁轨上。昨天，有个乌克兰女人用火钩子在他的背上狠揍了一下。柯斯佳想把晾在她院子里绳上的毛巾扯走，但干得不够利索。

不，柯斯佳是偷不来东西的。他是不会成为一个老练的小偷的——伙伴们这样说，他自己也看到这一点。

但是，他对“要饭”这一行也生疏了。一边求人施舍，一边眼睛却溜溜地转：人们便一眼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“去，去，”他们说，“我们可知道你是什么孤儿。看你的眼睛，就知道你是贼。”

柯斯佳躺在板棚里，心里想：“最好能卖掉什么东西！但又没有东西可卖。全部家当都在自个儿身上。透过衬衫可以望见光肚皮，头上也是光光的，脚下没穿鞋，连裤子都是用根烂乎乎的细绳子系的。”

这时，他看到了那张相片。

“怎么样，”他想，“还是卖了吧？说不定会给一磅面包哩。或者半磅也行。”

他舍不得那张相片，可有什么法子呢。人们说得对：“饥饿不饶人。”柯斯佳叹了口气，朝小姑娘瞧了最后一眼，然后把相片从墙上取下来，马马虎虎地抿抿平，擦去灰尘，把钉子戳破的小孔洞用手指揉了一揉，便朝市场走去。

他在市场上掏出相片，边走边挥，叫卖道：

“谁要谁要？便宜卖！”

人们连看也不看，只管在旁边走过去。

柯斯佳叫得更响，把相片挥得更起劲了。有个胖女人走过来。他把“商品”塞到女人的面前。

“大婶，把相片买了吧。”

女人挥了挥圆滚滚的手，也不瞧上一眼：

“见你的鬼。什么相片不相片的。”

另一个女人久久站着，把相片端详了好一会儿。横看竖看，颠过来倒过去，还透着光望了一望。然后，她摇摇头，叹口气，对柯斯佳说：

“你们这些小偷，真该打，”说罢扬长而去。

柯斯佳可已经走不动了，他勉强挪动着步子。连嗓子也哑了。

“那怕给一小块面包，”他想，“那怕给一块面包皮也好。”

突然，有个人走到柯斯佳跟前来。他是个大胡子，高高的个儿，身穿一件白衬衫。光脚穿着一双绳编的软底鞋。他看到相片，便一把从柯斯佳的手里夺过来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柯斯佳给吓愣了。他想跑，可是跑不动：两腿不听使唤。

“从哪里搞来的？”大胡子问道，两眼却在柯斯佳的那张相片上搜寻着什么。

“这是我的东西！”柯斯佳说。“这叫人像照。”

“什么，人像照？那这是谁的像？”



“什么谁的？这是我的姐姐啊。”

大胡子吹着黑胡子笑起来。

“你的姐姐倒不错。她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

柯斯佳好容易才转动起舌头。

“萨沙，”他说。

大胡子又笑了。

“嗯，萨沙？说不定是娜塔莎吧？你这个做生意的怎么要把自己的姐姐给卖了？”

“对，要卖，”柯斯佳说。“急需要钱呗。”

“你要多少钱？”

柯斯佳看到这个人挺喜欢相片，就想：可以抬抬价钱了。

“五十戈比！”他说。

大胡子搔着头皮，沉吟起来。

“哎呀，”柯斯佳想，“我开价高了一点。”

大胡子又朝相片瞅了一眼，然后把它还给了柯斯佳，说：

“你听我讲。现在我身边没带钱，而且正忙着去上班，不然要迟到了。老弟，咱们这样办吧。你晚上到我家来。我买下这张相片，给你五十戈比，也许还多一点。这个，”他说，“你要注意，这是张非常出色的相片。你来吧？”

“我来，”柯斯佳嘴上说，心里却在想：

“等着吧……我会来哩……大胡子是个老鬼，倒想诱我上钩！”

大胡子在小纸条上写下地址，交给柯斯佳，向他挥了挥手，然后蹬着绳编便鞋急急地离开了市场。

到晚上时间还早。柯斯佳反复猜度了十来次：去还是不去？他在市场上讨到两根黄瓜和一小块面包。肚子填饱了一点，便舍不得那张相片了。值不值得卖掉呢？那人说得对，这委实是一张挺出色的相片。再说，要去也有点令人担心，说不定那个大胡子是故意让他自投罗网呢？柯斯佳一到那里，就会遇到埋伏，警察正提着手枪等他哩。

可是，快到傍晚时分柯斯佳的胆子又壮了。他肌肠辘辘。想来想去，最后还是决定上大胡子那里去。他找到了那条街和那幢房子。房子一点也不大，前面有个小台阶，旁边有个小花园。花园里长着一棵苹果树，台阶前种着几株金灿灿的向日葵。

柯斯佳在台阶上站了一站，最后鼓起勇气敲了敲门。

大胡子立即走了出来，好象他就站在门后等他似的。

“啊，”他说，“做生意的来了？！”

柯斯佳吓了一跳，差点跌坐在地上。

“完了”，他想，“闯祸了。他马上会把我抓起来。逃也逃不掉了。”

他傻乎乎地呆立着，象根标桩。大胡子倒笑了，给柯斯佳把门拉开，说：

“好吧。老弟，请进。非常欢迎”。

柯斯佳跨过门槛，两腿重得好象踩了五俄里沼泽地，连站都站不住了。“要抓就快点抓吧，”他想。

大胡子把他领进房间。柯斯佳扫了一眼——陈设并不怎么讲究。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一架铁床，床上放着件大衣，算是被子。不过书倒挺多。罐头盒里插着几束小花儿，墙上贴着图画，画的是列宁，一只手伸向前方，旁边还有一把吉